

史话

伊尹墓园柏森森

□张在福

神话传说与古代现实相结合的伊尹林，吸引着无数人。其墓林近在咫尺，莫嫌心仪恨晚，有幸择日登临。

2023年，癸卯二月二十三日，由儿子驾车，卫星导航，翁媪结伴，直抵虞城县南二十公里魏堆伊尹归宿处。

走进墓区，迎面是伊尹祠，祠后即伊尹墓园。夫妻绕过神道，从左侧踏上一条通道，直抵翠柏掩映下的伊尹墓。放眼望去，墓基宽阔，青石合砌，约一米高之短壁，内填圣土，面蒙荒草，犹若张巡墓之规模，略逊于洛阳白乐天之墓穴。不同的是，此墓前竖立一扇形墓碑，牌额书：“商元圣墓”字样，因年代久远，牌面字迹模糊，概述其生平业绩而已。出奇的是，墓土掩埋着一株倾倒在坟茔之上的千年古柏，且呈叩拜状，似谢意于伊尹。

伊尹者，乃古代一名奴隶出身之商朝开国元勋也，其履历与功德堪为古今名人之楷模。

伊尹幼小为弃儿。其出生被赋予迷人的神话色彩。

公元前1649年，有莘国一位采桑孕妇做个梦，有位仙人告之曰：“村中之曰冒水伤人，汝速东走，无恙。切记：此秘密，勿告人！”言毕，悄然而去。次日，曰内果然汨汨冒水。孕妇善良，密

告村人，东奔逃命，大家终免一劫。然孕妇因违背神命被罚，化为空桑，而伊尹便是从空桑中出生。岂料此子命大，被另一采桑女发现，抱走，献给有莘国国王，国王把伊尹转交给奴隶厨师抚养。从此，伊尹被打上奴隶烙印。但有趣的是，长大之后的伊尹不被奴隶枷锁厄运所限，他聪颖上进，鸞鸟不群，先把厨艺学精，后又学三皇五帝治世之策，精研夏禹施政之道。超凡智慧和渊博知识，铸就他成为芸芸众生之翘楚。

一次，商汤左相仲虺(huì)给夏桀进贡，途经有莘国，发现奴隶伊尹才智卓然超群，羡慕之余，遂生替商汤招揽之心。而商汤正思贤如渴。经仲虺推荐，一拍即合，商汤遂派仲虺赴有莘国重礼聘请伊尹。不料，有莘国国王闻之，反把伊尹投监。无奈，仲虺巧设一计：劝商汤求婚于有莘国国王，并指名奴隶伊尹作为陪嫁，随其女同赴商国。

伊尹至商都，既赖左相仲虺推荐，又获汤王重用，加之本身具备渊博知识，卓越才干，几番考验，一跃成为商汤右相。从此，他助商汤发展农耕，铸造兵器，训练军队，繁荣经济，富国强兵，灭掉夏桀，建立商朝。其辅佐之功天高地厚，成为大放异彩之绝代贤相。

贤相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吕

尚是，萧何是，诸葛是，伊尹也是。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清廉自不必说。任者，负责任者，担当也。伊尹为相敢于担当，从“伊尹放太甲”足见其担当精神。百岁伊尹五十多年先后辅佐过五位帝王，太甲是第四位。太甲自居皇位后，昏庸不明，荒淫无道，不理国事。伊尹便把他放到桐宫(桐宫者，其先祖归宿之地)，使之面壁思过，为先祖守灵，国事由己代理。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重新向善，伊尹便把理国政事交还，并尊太甲为太宗。伊尹以其亲历和感悟，深知王朝兴亡之理，期望太甲帝汲取夏桀灭亡之教训，发扬祖父商汤之美德遗风。

离开伊尹墓，走进伊尹林。展望四周，青幽之柏林，给人以久远之感。历历合抱之木，苍老而挺拔，皱巴巴粗糙之树皮已脱光，如孔林之古柏，拙政园之朽木，彰显唐代1400年——不，含史前文明大概3600年之历史！

沿着柏林通道前行，迎面是一古柏，伤痕累累，枝残叶败，标牌云：此为“闻王刀砍柏”。相传，明末，李自成曾扎营此地，因柴草奇缺，便挥刀砍柏烧饭。自此，彼们连吃败仗。一高人指曰：“此先王之柏皆神灵也，安能燃者乎？”不久，闻王重回此地，几经拜祭，又重修大殿，后连战必

胜。至今刀痕依然，清晰可见。“闻王刀砍柏”的故事，固然有神话色彩，但它告诉人们：伊尹林砍不得。

距“刀砍柏”几步之遥，又有一合抱之木挺立于前，名为“罗汉柏”。据传，唐初，大将程咬金为结拜兄长魏征墓植柏，不料，错植伊尹墓侧。消息一出，传遍军营。彼亲视之，“元圣墓碑”四字赫然入目。“元圣”者，伊尹也，非魏征也。悔恨之余，遂用力拔树。岂料，新栽之幼柏树皮将光，仍岿然不动。于是，程思之，自己曾为瓦岗寨大王，言之举之，岂能反悔乎？也罢。久之，凡柏所缚之处，暴长疙瘩，状如罗汉，人称“罗汉柏”。如今，经过千余年，其拔树手印，依稀可见。这段佳话告诉人们：伊尹林拔不得。

再从穿林通道往西走，不远处又出现一奇柏，柏身下至根部，盘根错节，突兀暴露于外，似龙爪，似鱼脊。在清朝咸丰年间，端阳节这天，天气晴朗，乍然兴云，沛然兴雨，在柏林上空，连炸五声响雷，就是这棵龙爪柏，被炸掉五枝，枝头惊现老、中、幼不同形状的五条金龙，据说伊尹所辅佐过的五位帝王来到柏林，化作五条金龙，来护卫感恩于伊尹。龙者神也，有神灵保佑。它告诉人们：伊尹林动不得。

走出伊尹林，回顾伊尹墓，有讲不完的古老故事。伊尹神柏、家生香草，还有古唐柏之由来，歇后语：魏堆堆的柏树——数不清，等等。留请方家或他人给以赅续。

末了，献上一首七律聊作访古留言：
伊尹灵前三打躬，百年耒耜旷达雄。
博学聪颖贤良尽，伯乐识才荐尹公。
辅佐五朝彰右相，自新三载醒太宗。
稳居千古谁堪比，陪伴长眠乃魏征。

世相

小麦先熟

□李士民

沱河拐一个弯，分一个岔，在这个胳膊窝里，就是柳林村。

午后，天格外清亮，小麦站在沱河堤上，能望见远处芒砀山的轮廓。芒砀山的样子，像一只羊，或是吃草的模样，或是走路的姿势。这样的时候，小麦就想起小时候，与哥哥大麦一起，带着一群孩子在沱河边玩杀羊的游戏。

“磨磨磨刀来，磨刀干啥？杀我的羊。杀我的羊干啥？吃俺的大麦，还给你小麦，不行，杀羊……”这是游戏中，大麦和小麦的对话，对话干净利落，斩钉截铁，游戏风生水起，杀声震天。

后来，大麦真的杀了小麦一只羊。

那时候，小麦家穷，哥哥大麦老不小了还没找到对象，爹急得吸烟叹气，娘急得白了头发，大麦急得带着一群孩子，继续在沱河边玩杀羊的游戏。

小麦倒是机灵，大学没考上，却与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好上了，而且那位女同学，不嫌小麦家穷，不在意小麦家的房子矮，嫁人就嫁小麦，铁了一条心。

小麦的爹娘欢喜地，赶紧给小麦收拾房子，置办家具，跑东地卖树，到西家借钱。

大麦不乐意了，说爹娘偏心眼，他板着脸问爹娘：“是大麦先熟，还是小麦先熟。”爹娘回答：“现在在哪里管得了谁先熟，熟一茬算一茬。”

小麦先熟了，娶了媳妇，分了家，爹娘还特意给小麦分了一头猪崽，三只羊羔。

大麦也闹着要分家，爹娘犟不过大麦，就给大麦分家了，不过大麦没分到猪崽，也没分到羊羔，只分到一亩六分地。

小麦的生活很快就红火起来，猪长大了，羊撒欢了，田里还种上了蔬菜，栽植了果树，小日子就像沱河里的水，哗啦啦地唱歌。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小麦的一只山羊溜了出去，来到大麦的麦田里，偷吃了大麦的小麦。

大麦看见了，心疼呀！大麦不仅心疼，他本来就有气，这回又抓住了理由。于是，他捉住了那只羊，捆上，杀了，炖了，吃羊肉，喝酒。

小麦知道了这事，没吭声。

小麦越不吭声，大麦越窝心，他趁着酒劲，在柳林村里吼来吼去，闹腾了半夜。

第二天，大麦觉得在柳林村挂不住脸，收拾东

西去城里了。谁都没想到，这一去，大麦在城里混出了油水。

大麦在城里租了间房，卖起了凉皮。大麦以前跟表叔学过做凉皮，没想到，生意就像大麦的一双手，欢实得很，大麦每天出一身汗，收一兜子钱。

后来，大麦有点钱了，就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顺风顺水。再后来，大麦开了一家大饭店，生意红红火火。就这样，大麦在城里买了房，娶了媳妇，当上了大老板。

同样，柳林村里的小麦，做事也像树叶一样稠密。小麦不仅管好了自家的地，还承包了邻家的田，种玉米、栽葡萄、养山羊。这几年，小麦在柳林村成立了小麦种植养殖合作社，形成了绿色种植养殖产业链。

没想到，大麦在城里遇到了坎。饭店生意淡了，房地产投资赔了，房子和汽车都卖了，电话里每天都是催债的声音。

站在沱河边的小麦给大麦打电话，打了一回，大麦不接，又打了一回，大麦还是不接。

望着远处芒砀山，小麦着急了，当年大麦和小麦玩杀羊的游戏时，哥俩的关系多好啊！那样的杀羊演的是戏，戏里戏外都是兄弟情。

小麦决定，开车去城里找大麦。

找来找去，小麦在一个小酒馆里找到了大麦。大麦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喝闷酒呢，喝来喝去，大麦就喝醉了，喝醉了的大麦，接着喝酒，一边喝一边抹眼泪。

小麦走过去，就和大麦一起喝酒。

小麦一边喝酒，一边对大麦说：“哥，喝了这场酒，咱们一起回柳林村。”大麦说：“我不回，柳林村没有我的田地了。”

小麦说：“柳林村有小麦的多少地，就有大麦多少田。哥，跟我回去搞养殖种植去。”

大麦说：“我没有技术。”小麦说：“我教给你。”

大麦说：“我没有钱。”小麦说：“我借给你。”

小麦又说：“我不仅帮着，我还要帮助乡亲们，一起好起来。”

说得大麦直抹眼泪。

于是，大麦跟着小麦回柳林村了。

如今，你去柳林村，一定能遇到正在田地里忙活的大麦，还能看到柳林村里竖起了一个大牌子：大麦小麦种植养殖合作社。

大麦还会对你说：“在柳林村，是小麦先熟的。”

品味

陶出茶香

□潘新日

陶，是泥的灵魂，带着三分骨气。

端着陶制的茶碗，看着热气从滚烫的茶汤里站起身，翩然地离开，那悄然隐去的身姿，不留一丝痕迹，有点失去的味道。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四爷的陶壶带着禅意，茶叶是端坐其中的佛。他是小镇唯一着青衫、留长髯的人，踱步的姿势有民国文人的气度。茶里茶外，少不了陶的沉稳和朴拙。

四爷选陶苛刻，他既选制陶人，又选泥料，二者的完美结合才是他心中的理想茶具，很多时候，茶就养在他心里。

五里岗的老窑口出盐油罐和粗瓷碗，茶壶需要定制，制陶的老李头成天满手黄泥地坐在那，和不同的泥坯子对话，旋转着泥巴就是他奔跑的年华。

四爷静静地站在那，看着普通的泥料在老李头的手里慢慢挖空心思，直起了腰身，成为陶器，满心欢喜地和成品一起陶醉。那一刻，四爷平静的心会掠过一丝波澜。

制陶人总是忙碌的，从不停下手中的活和客人说话。四爷站在那好久才会和老李头交流他要的陶壶样式，还有草图，老李头心领神会，不停地点头。四爷知道，老李头已经懂了他的意思，壶，早已在他心里了。

老李头制的陶壶没有款，壶底的指头印就是他的印章，这是四爷特意要的，他要把老李头的体温也带上，祖传的手艺，附和着用旧的时光。

陶壶，摆在茶几上，本身就是一尊淬过火的尘世。

开水是当之无愧的热心肠，滚烫之中含着温情，在新开的陶壶里游走，陶壶成了它们最大的江湖。再就是茶，下到水里，打开了一个季节，打开了一座村庄，还有四爷的念想。

两位老人都是懂陶壶的，一坐下来，便开始了壶中的人生。

四爷是沏茶高手，铁观音到了他手里，就被他赋予了更多的诗意。老友之间斗茶，茗香，可以入心。

老李头自不必说，那陶壶出自他手，每一个气孔都是熟悉的，透过来的茶香，不需闻，他看得见。

制陶人习惯了玩泥巴，粗糙的大手紧握着一杯碧绿，倒有些生硬，心里已经有了些许赞叹，那种茶香里的幸福多少带点快意。四爷呢？总是在制陶人面前冲最好的珍藏，让他艳羡不已，多了对壶的留恋和感知，有了不舍和爱惜。

往往此时，两个人是不谈茶的，茶，都用来品了。他们说的更多的是儿时的记忆，那些美好和他们嘴边的胡须一样，都发白了，谈起来还津津有味，笑声找不到一丝掩盖。

老，盖不住浓浓的茶味。两个人的茶世界除了两把木椅和一张桌子，他们的唇边世界比天还大，春天的恩赐，都装在这小小的陶壶里，不知倒出了他们多少心事。

两个人，一壶茶。陶，在茶水外细数春秋。茶，是陶壶里最大的隐士。

我喜欢他们喝茶的样子，陶壶是他们中立的智者，茶碗成了游走的侠。人老了，茶是新鲜的，回忆是新鲜的，甚至还有童年的趣事，几十年的事都就着茶灌进肚子里。

陶醉，人怎么能不醉？

长谈是需要茶叙的。续茶的陶在两位老人之间点头，恭敬的心都融进茶里。君子之交，茶，满上交情，饮下感悟。

陶，一旦被茶包养，就滋润起来。

四爷喜茶，不同的茶用不同的茶具，他喜欢用这些茶具赋予它们生命，还要讲出道道来。我们都会在闲暇的时候找四爷聊天，和他在一起，悠闲的时光是带着茶味的。

恰好，四爷最害怕孤独，来了客人，一块品茗，便是他的兴致。人生里有书，有朋友，有茶，老了也不孤独，茶香铺就的夜晚里，可以听见花开的声音。

我一次又一次和四爷约茶，看他颤巍巍地拿出陶壶，用陶泡出一片春色，心里的诗意便荡漾开来。白发青髯之间，陶，化作爱意。

忘年之交，陶出茶香，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高塔凌峰立

王冰摄

时光

“北关医院”百年沧桑

□董克林

去外表斑驳而深沉，毫无当代建筑的明亮，但其形其色历久弥新，古朴典雅，耐人寻味。回眸一个世纪前，这楼群对当时的豫东民众来说无疑是一道令人向往而又心生敬畏的风景，即便是县城住楼房的人，见过如此恢宏建筑群的也屈指可数。

万事开头难。“北关医院”建院初期，“洋大夫”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化解老百姓对西医的认知障碍，这障碍来自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1922年，大山的爷爷和奶奶，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来到了中国。他们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接受了6周强化培训后被派到了商丘，成了圣保罗医院的首任医生，他多施恩惠，被当地群众称为“饶大夫”。他与穿白袍、白鞋、人称“姆姆”的护士们走村串巷，送医上门。继“饶大夫”之后的郭海伯、布朗两位医生也紧握接力棒，行医施善，为当地老百姓接触西医打开了一扇门。

无论是“饶大夫”背药箱、骑毛驴，

行走在荒村野径，还是之后医院的救护车颠簸在荒郊野外，汽车与西医一样是罕见的。孩子们跟着汽车跑几步，闻一闻汽油味儿都会非常欢喜。老百姓一开始把这些“洋玩意”看作“瘟神与怪物”，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在灾荒、瘟疫频发的年代，无线看病的老百姓对送到眼前的医药难免心动。加上“洋大夫”与护士们态度真诚，收费低廉或免费，才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触、观望后敢听天由命地赌一把——尝试西医。由此，越来越多的人接触了“温度计、听诊器、手术器械、血压计、无影灯光程程亮，药片小针加点滴”，人们在既排斥又无奈的担惊受怕中，感受了与中医同样能治病的西医。由于几位医护的博大医爱和贫困的人们“破茧”就医，使中医和西医在豫东田野相逢、碰撞与交流，也成为穷苦老百姓认识和体验西医的序曲和缩影。

几任“洋大夫”和医护人员不远万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来到豫东，践行人

道主义，为医院的起步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他们虽然没有像白求恩大夫那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但也有命悬一线和生死离别的考验与悲怆。北京奥运会期间，大山与郭海伯的外孙意外相逢。大山喜获郭海伯写的《归德府回忆录》一书，得知郭海伯为抵抗侵华日寇，在医院开办避难所，使数千军民免受战火蹂躏，他也为此差点丢掉性命。1925年，“饶大夫”一家因战乱离开商丘回国。归途中，“饶大夫”的两个儿子先后因病而亡，女儿因惊吓而患抑郁症。闪失双子给“饶大夫”及其家人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痛。

2007年秋，大山带着家人再次来商丘“寻根”，大山的父亲在“饶大夫”当年的卧室看到了当时一家五口在门前的合影。大山的父亲哽咽了：“我没有见过这两个哥哥，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他们了。”大山一家人泪眼婆娑。还是这楼门，还是这台阶，还是这角度，大山一家人又一次合影，穿越时空的合影讲述了大山一家人与这个百年医院的渊源。大山的父亲记得，父母说起在中国的生活时表情喜悦，常用汉语默默交流，老两口把伤痛深埋心底，把愉悦留给了家庭。岁月沧桑不仅述说着亲情之殇和路之漫长，也折射出国际主义精神和人类医学的力量。

岁月流逝，万物更新。今天的“北关医院”已成为河南省五大区域医疗中心之一，几代人的奋斗与奉献铸就了今日的辉煌。